蜀山劍俠傳/12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二四回　迷本性 縱情色界天　識靈物 言訪肉芝馬

下一回▶

話說美少年與駝子所在山峰，因高聳入雲，上面不生雜樹。祇有怪石縫隙裏，疏疏密密並生着許多奇古的矮松，棵棵都是輪囷盤鬱、磅礴迂迴、鋼針若箭、鐵皮若鱗、古幹屈身，在天風中夭矯騰挪，宛若龍蛇伸翔，似要拔地飛去。駝子和少年對弈的磐石，正在一株周有數圍、高纔丈許、蔭覆數畝的大松蓋下，兩個黑鉢裏，裝着許多鐵棋子，大有寸許，看去好似一色，沒有黑白之分。敲在石上，發出丁丁之聲，與松濤天風相應，清音娛耳。那洞穴也在一株松針極密的矮松後面。穴旁還有一塊兩丈多高的怪石，孔竅玲瓏，形狀奇古。人立石後，從一個小石孔裏望出去，正看得見前面的磐石和那兩人動作，石前的人，卻絕難看到石後。龍姑見有這種絕好隱蔽，便從穴口鑽出，運氣提神，輕輕走向石後，觀察那兩人動靜。身剛立定，便聽那少年說道：「晚輩還奉師命，有事嵩嶽。老前輩國手無敵，晚輩現在業已輸了半子，難道再下下去，還要晚輩輸得不可見人麼？」說到這裏，那駝子張開大口哈哈一笑，聲若龍吟。龍姑方覺有些耳熟，那駝子忽地將臉一偏，對着她這面笑了一笑，越發覺出面熟異常。看神氣好似自己蹤跡已被他看破，不由大喫一驚。總覺這駝子是在哪裏見過面，並且不止一次，祇苦於想不起來。當時因爲貪看那美少年的丰儀，駝子業已轉過頭去與少年談話，適纔那一笑，似出無心，便也放過一旁，繼續留神靜聽二人講些甚麼。

那駝子先聽少年說了那一番話，祇笑了笑，並未答理。這時忽對少年道：「你忙些甚麼，

白矮子此時正遍處去尋朱矮子，到百蠻山赴東海三仙之約，你去嵩嶽也見不着，還得等他回來，此時趕去有甚意思？還不如留此陪我，多下一局棋，就便看看鬼打架，豈不有趣？」那少年答道：「既是家師不在嵩嶽，弟子去也無用。老前輩玄機內瑩，燭照萬象。此次三仙二老均往百蠻，不知妖孽可會漏網？」說時又在石的右角下了一子。駝子答道：「妖孽惡貫滿盈，氣數該盡。不過這業障忒也兇頑刁狡，如非魔限已終，三仙所煉的生死晦明幻滅六門兩儀微塵陣，連那純陽至寶，雖然厲害，無奈他玄功奧妙，陣法不能當時施展，稍微被他警覺一些，至多斬掉他的軀殼，元神仍是不能消滅。偏我昨日遇見青海派藏矮子，懷着殺徒之仇，執意要尋天狐二女爲難。是我激他道：『一成敵人，勝者爲優，祇怨自己師父傳授不高，不能怪人辣手。你那孽徒雖中了白眉針，若非妖孽借體還原，並非沒有救法。你們自己同黨尚且相殘，何況敵人？像這種學業尚未煉成，眼睛沒有睜開，喜與下流爲伍而給師父丟臉的徒弟，早就該死，還給他報甚麼仇？既要怪東怪西，頭一個就得去尋那害他的同黨算賬。欺軟怕硬，算的是哪門子一派的教祖？』藏矮子向不服人，聞言大怒，便要和我交手。我又逗他：『你和我交手還早呢。第一你先去百蠻山，把你孽徒的仇報了來。你如無此膽子，我還借烏龍剪給你助威。事完之後，我明年端午準到雲南去登門求教。』我當時不是不願和他動手，實因昔年峨眉道友助過我一臂之力，久無以報，恐他們大功難成，本要親身前去相助。難得巧遇三寸丁，他性情執拗不下於我，他也會這種分神化煉玄功，他祇要被我激動，一到百蠻，必定好勝貪功，自告奮勇，正好由他去見頭陣，讓三仙道友抽空佈置。誰知他果然着了我的道兒，忿忿要走。我還怕激他不夠，行前我又對他說道：『我知你這個沒出息的三寸丁，祇爲利用一個女孩子來脫劫免難，自己當了王八不算，還叫徒子徒孫都當王八。我生平除極樂童子外，沒有人敢在我面前叫陣。早晚不給你點顏色看，你也不知我駝子貴姓。』他知我是那下流女孩母親的舊友，他那種做法也太不冠冕，便說他並非成心拿圈套給人去鑽，實因那女孩母親求他允婚時，見那女孩資質還不錯。祇是先天遺留的惡根太厚，早晚必墜入淫孽，形神銷燬，不堪爲他弟子匹配，不肯答應。經不住那女孩的母親再三苦求，他因以前好友之情，又念在那女孩母親苦修數百年，祇有這一點骨血，連門人都沒一個，眼看快遭天劫，能避與否，尚不可知。當其途窮日暮之際，不好遇事堅拒，纔將婚事答應。起初原想過上幾年，查明心迹，引入他的門下。誰想那女孩天生孽根，無法振拔，叛夫背母，淫過重重。如依他徒弟心理和他的家法，本應將其斬魂誅體。但是一則看在亡友分上，二則他自己以前又不是沒有看出將來收場結果，想了想他教中原有獻身贖罪之條，纔暫時放任，留爲後用。我沒等他說完，便呸了他一口，說道：『那女孩雖沒出息，你若使其夫妻常在一起，嚴加管束，何至淫蕩放佚到不可收拾？你明明縱人爲惡，好供你將來的犧牲，還當我不知你的奸謀麼？』他聞言冷笑答說：『漫說我徒弟是我承繼道統之人，不能常爲女色耽誤功行，就是任其夫妻常聚，也不能滿其欲壑。如

若不信，儘可前往實地觀察，便知我所說真僞。』他那種辦法，此時看去，似存私念，其實還是看在故人情分，使她到時身死而魂魄不喪，仍可轉劫爲人。否則那女孩淫根太深，積惡過重，異日必追乃母後塵，而道力又不如遠甚，萬難似乃母一般僥倖脫劫，以至形毀神滅，豈不更慘？說完便和我訂了後會之約而去。他前往百蠻，我正可省此一行。想起那女孩的母親也曾與我有舊，情知藏矮子所言不謬，但是還想親來看看，萬一仍可振拔，迷途知返，豈不堵了藏矮子的嘴？及至到此一看，這女孩真是無可救藥，祇得由她去了。」

那少年道：「同門諸位師伯叔與老前輩，盡有不少香火因緣。這裏的事，老前輩適纔已然說知因果，祇一舉手，便可使諸同門化險爲夷，又何必坐觀成敗呢？」那駝子答道：「你哪知就裏。一則劫數所關；二則我與別人不同，人不犯我，我也向來不好管人閒事。照你所說，各旁門中盡有不少舊友，若論交情深淺，豈不便是峨眉之敵呢？」那少年也不再答言，似在專心一意地下棋。那駝子說完了這一席話，兩眼漸漸閉合，大有神倦欲歇神氣。

龍姑這時雖在留神偷聽，一邊還貪看那美少年的丰儀，僅僅猜定駝子雖不是峨眉同黨，也絕不是自己這一面的人，別的並未注意。後來聽出駝子所說的藏矮子，有點像雲南孔雀河畔的藏靈子。又彷彿在說自己與熊血兒結婚經過，越聽越覺刺耳。聽駝子之言，自己所行所爲，藏靈子師徒已然知道真相，怪不得上次熊血兒回山，神態如此冷漠。祇是熊血兒素常性如烈火，藏靈子也不是好惹的人，何以裝作不知，不和自己破臉？如說有用自己之處，熊血兒不說，藏靈子玄功奧妙，道法精深，若遇天劫，豈是自己之力所能化解？又覺有些不類，心中好生驚異。若照前半年間，施龍姑祇在山中隱居，雖和孫凌波同流合污，弄些壯男偷偷摸摸，畢竟守着母訓，膽子還小。那時如聞駝子這一番話，縱不驚魂喪魄，痛改前非，也會暫時斂迹收心，不敢大意。再聽出那駝子與母親有舊，必定上前跪求解免，何至遭受日後慘劫？無奈近來羣魔包圍，陷溺已深，淫根太重，迷途難返。先時也未嘗不入耳驚心，不知怎樣纔好。繼一尋思：「藏靈子師徒既已知道自己行爲，即使從此回頭，不和外人往來，也絕挽回不了丈夫昔日的情愛；縱使和好如初，也受不了那種守活寡的歲月。烈火祖師門人衆多，聲勢浩大，本領也不在藏靈子以下。事已至此，索性將錯就錯，先發制人。即使明白與熊血兒斷絕，公然投到華山派門下，還可隨心任意，快樂一生，看他師徒其奈我何？」

想到這裏，不禁眉飛色舞，對駝子底下所說，也不再留神去聽。祇把一雙俏目，從石縫之中注視那美少年，越看心裏越愛。色令智昏，竟看那美少年無甚本領。若非還看出那

駝子不是常人，自己適纔又不該不留神，鬧了個頭破血流，渾身血污，不好見人時，幾乎要現身出去，勾引一番，纔稱心意。正在恨那駝子礙眼，心癢難撓，猛想道：「看這駝子氣派談吐，都不是個好相識。這峰密邇姑婆嶺，必已得了虛實。那美少年明明是峨眉門下無疑，萬一駝子爲他所動，去助敵人，豈不是個隱患？何不乘他不備，暗中給他幾飛針？倘若僥倖將他殺死，一則除了強敵；二則又可敲山震虎，將那美少年鎮住，就勢用法術將他迷惑，攝回山去，豈不勝似別人十倍？」隨想，隨即將頭偏過石旁，準備下手。因猜不透駝子深淺來歷，誠恐一擊不中，反而有害，特地運用玄功，將一套玄女針隱斂光芒，覷準駝子右太陽穴發將出去。那金針初發時，恰似九根彩絲，比電閃還疾。眼看駝子神色自若，祇在下棋，並未覺察，一中此針，便難活命。

就在這一眨眼的當兒，那少年倏地擡頭望着自己這面，將手一揚，彷彿見有金光一閃。那駝子先把右手一擡，似在止住少年，那金光並未飛出。同時駝子左手卻把那裝棋子的黑鉢拿在手內，搭向右肩，朝着自己。駝子動作雖快，看去卻甚從容，連頭都未回望一下。那棋鉢非金非石，餘外並無異處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龍姑的九根玄女針恰好飛到。祇見一道烏光，與針上的五色霞光一裹，耳聽叮叮叮叮十來聲細響過處，宛如石沉大海，無影無蹤。龍姑大喫了一驚，這纔知道輕捋虎鬚，駝子定不肯甘休。剛想重用法寶飛劍防禦，駝子不知取了一件甚麼法寶向龍姑反擲過來，一出手便是一團烏雲，鱗爪隱隱，一陣風般朝龍姑當頭罩來。龍姑忙使飛劍防身，欲待駕起遁光退避，已來不及，當時祇覺眼前一黑，身上一陣奇痛，神志忽然昏迷，暈死過去。

過了有好一會兒，覺着身子被一個男子抱在懷中，正在溫存撫摩，甚是親暱，鼻間還不時聞見一股子溫香。起初還疑是在夢中，微睜媚目一看，那人竟是個美貌少年道士，眉若橫黛，目似秋波，流轉之間隱含媚態，一張臉子由白裏又泛出紅來。羽衣星冠，容飾麗都，休說男子，連女人中也少如此絕色。轉覺適纔和駝子對弈的美少年，丰神俊朗雖有過之，若論容貌的溫柔美好，則還不及遠甚。尤其是偎依之間，那道士也不知染的一種甚麼香料，令人聞了，自要心蕩神搖，春思欲活。見他緊摟纖腰，低聲頻喚，旁邊還放着一個盛水的木瓢，看出並無惡意。剛要開言問訊，那道士已然說道：「仙姊你喫苦了。」依了龍姑心思，還不捨得就此起身，到底與來人還是初見，已經醒轉，不便再賴在人家懷裏。纔待作勢要起，那道士更是知情識趣，不但不放龍姑起身，反將抱龍姑的兩手往懷裏緊了一緊，一個頭直貼到龍姑粉臉上面捱了一下。龍姑爲美色所眩，巴不得道士如此。先還故意強作起立，被道士連連摟抱，不住溫存，早已筋骨皆融，無力再作客套。祇得佯羞答道：「適纔被困在一個駝背妖道之手，自分身爲異物，想必是道友將我救了。但不知仙府何處？法號是何稱呼？日後也好圖報。」道士道：「我已和仙姊成

了一家，日後相處甚長，且休問我來歷。適纔見仙姊滿身血泥污穢，是我尋來清水與仙姊洗滌，又給仙姊服了幾粒丹藥，纔得回生。請問因何狼狽至此？」

龍姑此時業已色迷心竅，又聽說道士救了自己，越發感激涕零，不暇尋思，隨即答道：「妹子施龍姑，就住前面姑婆嶺。路過此山，見有二人下棋，疑是敵人，前來窺探。被內中一個駝背道人，收去妹子一套玄女針，又用妖法將妹子制倒，幸得道兄搭救。那駝子不知走了不曾？」那道士又細細盤問明瞭駝子的相貌，雖然臉上頻現驚駭之容，龍姑卻並未看見。等到龍姑說完，那道士忽然扭轉龍姑嬌軀抱緊，說道：「虧我細心，不然幾乎誤了仙姊性命和攻打峨眉的大事呢。」龍姑忙問何故。道士道：「我便是巫山牛肝峽鐵皮洞的溫香教主粉孩兒香霧真人馮吾，與烈火祖師、毒龍尊者、史南溪等俱是莫逆之交。因爲前數月毒龍尊者曾派他門下弟子俞德到牛肝峽請我往青螺赴會，偏巧我不在山中，往福建仙霞嶺採陰陽草去了。回山纔知峨眉門下一干小業障請來怪叫花窮神淩渾，破了毒龍尊者水火風雷魔陣，強霸青螺峪，死傷了許多道友，毒龍尊者還被藏靈子擒往雲南。我聞信大怒，立誓要代各位道友報仇。剛得下山，便遇黃山五雲步萬妙仙姑許飛娘，說峨眉氣勢方盛，報仇還不到時候。他們新近開闢了根本重地凝碧崖太元洞，裏面藏有不少珍寶。還從九華移植了肉芝，喫了可以入聖超凡。如今一班有本領道行的敵人都分頭在祭鍊法寶丹藥，準備應劫，凝碧崖祇有幾個孩子在那裏看守。飛娘來時，曾路遇華山派的使者，說史南溪在姑婆嶺主持，乘峨眉無備，去潛襲他的凝碧崖，奪走肉芝，代衆道友報青螺之仇。飛娘本人因有要事在身，不能前往，便代他們來約我前去相助。因我終年雲遊，正拿不定我回山不曾，恰好半路相遇。我久慕仙姊麗質仙姿，別了飛娘，趕往姑婆嶺。正行之間，忽然看見下面山谷中有條似龍非龍、虎頭藍鱗、從未見過的異獸，剛落下遁光，想看個仔細。恰好遇我一個仇人和那個駝子，正說要將你處死。是我用法寶飛劍，將駝子和那仇人趕走。恐他們約人迴轉，於你不利，纔駕遁光將你攝到此地，用清泉洗去你臉上的血泥，又用我身帶仙丹將你救轉。祇說無心之中救了一人，沒想到你便是姑婆嶺的施仙姊，真可算仙緣湊巧了。」

龍姑這時已看清自己存身所在，並非原處。又聽說那道士便是史南溪常說的各派中第一個美男子，生具陰陽兩體的巫山牛肝峽粉孩兒香霧真人馮吾。一聽驚喜交集，全沒想到馮吾所言是真是假，連忙掙着立起身來下拜道：「原來仙長便是香霧真人，弟子多蒙救命之恩，原是粉身碎骨，難以圖報。」言還未了，馮吾早一把又將她抱向懷中摟緊，說道：「你我夙緣前定，至多隻可作爲兄妹稱呼，如此客套，萬萬不可。」說罷，順勢俯下身去，輕輕將龍姑粉臉吻了一下。龍姑立時便覺一股溫溫暖氣，觸體酥麻，星眼流媚，瞟着馮吾祇點了點頭，連話都說不出來。淫男蕩女，一拍便合，再爲細表，也太污穢椿

墨，這且從略。

那馮吾乃是本書前文所說妖人陰陽叟的師弟。陰陽叟雖然攝取童男童女真陽真陰，尚不壞人性命。馮吾卻是極惡淫兇，天生就陰陽兩體，每年被他弄死的健男少女，也不知若干。自從十年前與陰陽叟交惡之後，便在牛肝峽獨創一教，用邪法煉就妖霧，身上常有一種迷人的邪香，專一蠱惑男女，仗着肉身佈施，廣結妖人，增厚勢力，真實本領比起陰陽叟相差得多。那駝子卻是本書正邪各教前一輩三十一個能手中數一數二的人物，姓名來歷，且容後敘。那美少年便是追雲叟白谷逸的大弟子岳雯。兩人都愛圍棋，因此結了忘年之交。這次駝子用激將言語說動藏靈子去往百蠻山後，想起金針聖母友誼，特意到姑婆嶺點化施龍姑，先給她喫了點苦頭。然後將她帶到落鳳山，交給屠龍師太善法大師，原想使她躲過峨眉之役，托屠龍師太指點迷途，管束歸正。誰知施龍姑魔劫太深，業障重重。駝子到了落鳳山，屠龍師太業已他去，祇剩她徒弟眇姑和神獸虎面藏彪看守洞府。駝子將她交給眇姑，囑託一番，便即同了岳雯走去。眇姑見龍姑一身都是血泥污穢，駝子雖用瞭解法，尚未醒轉，想進洞去取點丹藥泉水，與她服用。纔一轉身，正遇馮吾得了許飛娘之信，從巫山趕往姑婆嶺。他以前在雁蕩山喫過屠龍師太大苦，並不知屠龍師太移居此山。一眼看見那神獸在谷中打盹，覺着稀奇，身纔落下，便見崖上躺着一個面有血泥的女子，似乎很美。心剛動得一動，忽聽風雷破空之聲，看出是屠龍師太回山，嚇了個魂飛魄散。幸而手疾眼快，忙將身形隱起。

屠龍師太也是著名辣手，近年不大好管閒事，萬沒料到有人敢來窺伺，一到便往洞中飛去。眇姑自然說了前事，就這問答工夫，谷底神獸早聞見崖上生人氣味醒轉。無巧不巧，馮吾行法太急，又正站在龍姑身前，連龍姑也一起隱起。馮吾先還祇以爲龍姑是屠龍師太新收弟子，自己既沒被仇人看見形蹤，更可借此攝去淫樂，以報昔日之仇。一見神獸躥上崖來，不問青紅皁白，將龍姑抱定，攝了便走。屠龍師太和眇姑聞得獸嘯，出洞一看，人已不見，祇當龍姑自醒逃走。本就不願多事，並未追究。倒是馮吾淫賊膽虛，飛出好遠，纔另尋了一個幽僻山谷落下。尋來清泉，洗去龍姑臉上血泥，竟是美如天仙。再一撫摸周身，更是肌膚勻膩，滑不溜手。起初還怕她倔強，不肯順從。正要用邪法取媚，龍姑已經醒轉，極露愛悅之情，愈發心中大喜。再一問明來歷，纔知還是同道。這還有甚麼說的，隨便擇了一個山洞，盡情極致仙一度，彼此都覺別有奇趣，得未曾有。又互相摟抱溫存了一會兒，商量一同迴轉姑婆嶺。這時已是次日清晨，龍姑問起道路，纔知離家已遠。兩人便一起駕遁光，手挽手，往姑婆嶺飛去。到了洞前落下，馮吾忽然想起一事，喚住龍姑，低聲囑咐，見了史南溪等人，休提遇見駝子及自己半途相救情形，祇說無心在雲路中相遇便了。龍姑不知馮吾連見屠龍師太都嚇得心驚膽裂，哪裏還敢去

和那駝子交手。把他先時的信口胡謅當成真言，竟以爲他不願人知道和自己有了私情，故而隱過這一節。本想對他說，史、吳、倪等人一向俱是會開無遮，不分彼此，祇要願意，儘可任性取樂，日後用不着顧忌。因已行到洞口，不及細說，恩愛頭上，自是百依百順，笑着一瞟媚眼，略一點頭，便即一同入內。進洞一看，見裏面除了原有的人外，又新到了一個華山派的著名黨羽玉杆真人金沈子，也是一個生就玉面朱脣的淫孽。座中祇長臂神魔鄭元規與馮吾尚是初見，餘下諸人見了馮吾，俱都喜出望外，分別施禮落座。從此一個個興高采烈，歡欣鼓舞，每日照舊更番淫樂，自不必說。

史南溪派出去約人的使者，原分東南西三路。東西兩路所請的人，俱已應約而至。祇派往南路的人，有個頭陀名叫神行頭陀法勝，卻未到來。此人百無所長，飛劍又甚尋常。僅有一件長處，是他在出家時節，無心中得了一部異書，學會一種七星遁法，能借日月五星光華飛遁，瞬息千里，飛行最快。那東西兩路派出去的人，原都是見了所約的人，祇須傳了口話，遞了柬帖，事情一完，各自回山。惟這神行頭陀法勝，史南溪因他有七星光遁之長，飛行絕迹，盜取肉芝大有用處，特地命他與被請的兩人同到姑婆嶺聽命。起初算計他去的地方雖遠，回來也最快。誰知人已到齊，而他請的人未來，連他本人也渺無音信。直等到第四日過去，也不見法勝迴轉。知他雖然平素膽小怯敵，卻極善於隱迹遁逃，不致被敵人在途中擒殺。而且所約兩人，乃是南海伏牛島珊瑚窩的散仙，南海雙童甄艮、甄兌，俱非尋常人物，萬無中途出事之理。想了想，想不出是甚緣故。這些淫孽，多半是惡貫滿盈，伏誅在即，並未深思，也不着人前去打探，以爲峨眉祇幾個道淺力薄的後輩，獅子搏兔，何須全力。南海雙童不來也罷，既然定了日期，決計到時動手就是。

光陰易逝，不覺到了第五日子正時刻，陰素棠果然如期趕到。她本人雖然一樣犯了色戒，情慾不斷，畢竟旁觀者清，一見這班妖孽任意淫樂，公然無忌，便料知此次暗襲峨眉，縱使暫時勝利，結局也未必能夠討好，早就定了退身之策。與衆人略微見禮，互道景仰，已到了動身時刻。一干妖人由史南溪爲首，紛紛離洞，各駕妖遁劍光，齊往峨眉山飛雷洞前飛去。這一干妖人，祇說峨眉都是些後生小輩，縱有幾個資質較佳，受過真傳，也不是自己一面的對手，何況又是潛侵暗襲，不愁不手到成功。沒料到他這裏還未動身，人家早已得信準備。自從髯仙令仙鶴回山報警後，靈雲等人早就日夜留神。接着又連接掌教夫人飛劍傳書，指示機宜。祇是金蟬、英瓊俱都有事羈身，離山他去。這還不算，紫玲的獨角神鷲，現在優曇大師那裏，等用仙法化去橫骨；神鵰鋼羽與靈猿袁星，又因英瓊一走，也都跟去。這三個雖是披毛帶角的畜生，卻是修煉多年，深通靈性，要用來觀察敵情，防守洞府，有時比人還更有用。這麼一來，無疑短了好幾個有用的幫手。

靈雲等知道敵人勢盛，責任重大，哪敢大意。除將石、趙請來，連同仙府中原有諸同門，妥善計議，通力合作，定下防守之策外，又命芷仙去將芝仙喚來，對它說道：「仙府不久便有異派來此侵犯，志在得你和仙府埋藏的重寶。我等已奉掌教真人之命，加緊防禦，料無閃失。你自移植仙府，我等因見你修道千年，煞非容易，又感你靈血救人之德，視若同門至友，既不以異類相待，亦不覬覦你的仙體靈質，以助成道之用。你卻因此忘了機心，上次在微塵陣前，喫了楊成志的大虧，幾乎送了性命，未始不是你樂極生悲，上天給你預兆。後來我等回山，斥責楊、章等人，你以爲無人敢再侵犯，故態復萌。偌大仙府，盡多美景，難道還不足意？昨日朱仙姑往前山解脫庵，去取余仙姑的衣物，歸途竟見你獨自在前洞門外，追一野兔遊玩。枉有多年功行，還是如此頑皮。萬一遇見邪魔異派，我等不知，何能救援？倘或膏了妖孽的饞吻，豈不悔之無及？現在爲你安全設想，你生根之處雖然仙景最好，仙果繁植，因爲這次來的妖人俱非弱者，誠恐幻形隱身，潛來盜你，容易被他發現。適纔和秦仙姑商量，因你平日滿崖遊行，地理較我等要熟得多，着你自尋一所隱祕奧區，將你仙根移植，由秦仙姑再用仙法掩住敵人目光。祇是此法一施，非俟破敵以後，你不能擅自離體神遊，你深通靈性，當能逆料。如自知無事，祇須多加小心，不離本洞，也無須多此一舉；如覺將來仍有隱憂，還須依照我等所言行事，以免自誤。」

芝仙先時聞言，臉上頗現驚異之色。及聽靈雲說完以後，也未表示可否，徑自飛也似的跑向若蘭面前，拉着衣角往外拖拉。衆人俱當它要拖去看那隱祕地方，知它除金蟬外，和若蘭、英瓊、芷仙三人最爲親熱，所以單拉若蘭。靈雲、紫玲自是必須前往，餘人也多喜它好玩，都要跟去。誰知衆人身纔站起，芝仙卻放了若蘭，不住擺手，又向各人面前一一推阻。衆人都不解是何用意。靈雲問道：「看你神氣，莫非祇要申仙姑同你一路，不願我等跟去麼？」芝仙點了點頭。靈雲知它必有用意，又見它神態急切，便不多問，攔住衆人，單命若蘭隨往。芝仙才高興地張着兩隻又白又嫩的小手，跳起身往若蘭懷裏便撲。若蘭知它要抱，剛伸手將它抱起，芝仙便急着往外連指。

若蘭抱起芝仙出洞之後，衆人重又落座敘談。紫玲猛想起靈雲適纔說，朱文在凝碧崖頂的洞門外面遇見芝仙之事，便問朱文道：「朱師姊從解脫庵回來時，在何處遇見芝仙？可曾看清它追的野兔是個甚麼模樣麼？」朱文道：「我當時因爲降落甚速，先祇瞟了一眼，看見它追的那東西渾身雪白，有兔子那麼大小，並沒看得仔細，一晃眼便追到草裏去了。我因芝仙還要往草裏去追，想起它關係重大，不論哪一派人見了這種靈物，誰都垂涎，它又沒有能力抵禦，恐受他人侵害，纔轉身回去，將它抱起回洞。可笑它記仇心

甚重，因爲昔日蟬弟在九華得它時節，我曾勸蟬弟就手將它生喫，補助道行，蟬弟不肯，它卻永遠記在心裏，從不和我親熱。這次抱它時，它雖沒有像往常遇見不願的人，便往土裏鑽去，卻也在我手裏不住掙扎，口裏亂嚷，小手往後亂舞。我也沒理它，就抱着一同回來了。迎頭遇見大師姊，纔沒說幾句，它便溜下地去跑了。」紫玲好似對朱文後半截話不甚注意，搶問道：「那東西師姊未看清，怎便說是野兔呢？」朱文笑道：「我今兒還是頭一次見秦大師姊這麼打破沙鍋問到底。剛纔不是對你說過，那東西是白白的，洞外草長，看不見它全身，彷彿見它比兔子高得多，還有一雙紅眼。白毛紅眼，又有兔子那般大小，不是野兔是甚麼？」紫玲還未答言，靈雲已聽出一些言中之意，便問紫玲道：「文妹雖然年來功行精進，但是閱歷見聞，都比賢姊妹相去遠甚。聽玲姊之言，莫非這洞外又有甚麼靈物出現麼？」紫玲道：「大師姊所言極是。諸位師姊請想，那芝仙秉天地靈秀清和之氣而生，已有千百年道行，非極幽靜明麗之區，不肯涉足，性最喜潔，豈肯與獸爲伍？而且它雖是靈物，膽子極小，見了尋常蟲豸，尚且驚避不遑，何況是個野兔，怎敢前去追逐？照適纔拉扯申師姊情形與朱師姊所言對證，那東西絕不是甚麼野兔，說是匹小白牛白馬，比較對些。縱然不是芝仙同類，也是天地間的靈物異寶。大師姊說它大膽，擅自出遊。據妹子看，它冒險出遊，絕非無故。既不要我們跟去，必有原因，少時申師姊回來，便知分曉。如說是它領人去尋那避敵之所，恐怕不像。」

正說之間，若蘭已抱了芝仙迴轉。芝仙兩隻小手摟着若蘭脖子，口裏不住呀呀，也聽不出說些甚麼。看神氣好似有些失望，手裏卻是空無所有。朱文首先問道：「蘭妹，芝仙可真是領你去尋一匹小白馬麼？」若蘭道：「你們怎地知道？」朱文便將紫玲之言說了。若蘭道：「馬倒像馬，可惜晚了一步，我又莽撞了些，被我將它驚走。用先師傳我的法術阻攔，已來不及。聽秦大師姊之言，那馬定是芝仙同類無疑了。」衆人便問究竟。若蘭道：「我起初也當芝仙是領我去尋地方。我抱它出了洞，依它指的路到了凝碧崖前，它又用手往崖頂上指。我便駕劍光上去，走出前洞，直到昔日英瓊師姊割股療親的崖石底下。芝仙忽然掙脫下地，用手拉我，意思是教我藏伏起來。我一時未得領悟，它已離開我，往深草裏飛撲過去。我跟蹤一看，原來是一個有兔子大的白東西。當時我如忙着使用小修羅遁法，連芝仙一起禁制住，必然可將那東西擒住。偏偏我看見芝仙撲到那東西背上，剛騎上去，叫了兩聲，那東西兩條後足忽然似燕雙飛，往起一揚，將芝仙跌了一跤，回身似要去咬。我恐傷了芝仙，不加尋思，先將飛劍放出去，原想護住芝仙，並無傷它之意。誰知芝仙落地時，竟將它一隻後腿抱住，沒有放開。等我看見，劍光業已飛到，嚇得那東西像兒啼一般叫將起來。芝仙連忙放手時，那東西想被劍芒微微挨着一下，受了點傷，慘呼一聲，便鑽到土裏去了。這時因爲身臨其境，才略微看清。那東西生得周身雪也似白，比玉還要光亮。長方的頭，長着火紅的一雙眼睛。這時聽你們一說，

又想起那東西撞腿時，兩腿有蹄無爪，蹄上直泛銀光，說它像匹小馬，再也不差分毫。芝仙見它借了土遁，急得直朝我亂叫亂跳，好似我如早用法術禁制，定跑不脫，即或我不管它，也能將那東西擒住似的。後來我想再仔細搜尋，芝仙卻攔住我，拉我回來，其實它如先時不攔，大家同去，也許人多手衆，還跑不了呢。」說時，芝仙已掙下地來，往洞外走去。芷仙追出洞去，已經不知去向。

紫玲又細細問了問那小馬形象，對衆說道：「天地生物，無獨有偶。本教昌明，所以迭有靈物歸附。那匹小馬不是千年成形靈芝，也是何首烏一類的靈藥，經多少年修煉而成。據我猜想，芝仙和它必是同類，惺惺相惜，恐爲外人侵害，想連它移植仙府中來，與它做伴。這種靈物，最怕受驚。但願沒被申師姊飛劍所傷纔好。不然它既受了虧損，還變成驚弓之鳥，或者自移他處，潛藏不出，我等縱有法力，它不現形，其奈它何？再要被異派妖人遇上，不問它死活，祇圖到手，暗中得了去，豈不可惜！」靈雲道：「事已過去，芝仙不讓蘭妹再尋，想必靈物已不易得。如今既已知道芝仙冒險私自出遊，是有所爲。適纔又囑咐過它，它本來靈慧異常，不領我們另尋藏身之處，或者知道無須，也說不定。在我爲求萬全，須替它代謀爲是。繡雲澗那邊鄰近丹臺，師祖仙陣在彼，敵人縱然偷偷進來，也不敢輕易前去涉險。就煩蘭妹與紫妹在那裏尋一善地，今晚亥末子初，二氣交替之時，將它仙根移植，用法術封鎖。破敵之後，再任它自在遊行便了。至於新發現的靈物，雖然暫時無暇及此，但是如爲外人得去，不但可惜，而且異派中人多是狠毒，祇顧自己便宜，必定加以殘殺。不似我等一樣也用它的精血，卻給它另有補益，愛護惟恐不至。起先不知，也倒罷了；既已知道，焉能袖手坐觀天地間靈物異寶，葬身妖孽饞吻？不過目前防禦事急，兩害相權，須棄其輕，我們也不便專注此事。諸位師姊師弟，可仍照先前所議行事，祇由蘭妹與紫妹負巡視全洞之責，略可兼顧一二，在妖人未來侵犯以前，隨時同往靈物現身之處相機視察。二位師妹俱擅異術，倘能遇上，必可生擒。再去尋着根源，好好移植在芝仙一起。日子一久，野性自退，豈不又給仙府添一活寶？倘如靈物因受蘭妹劍傷，驚遁入土，或即因此耗了元精，不能化形神遊，藏根之所必然有些異樣。以二位師妹之敏慧與道力，祇須細細尋蹤，想必不致疏漏。如還不得，便是我等無此緣法，祇好俟掌教師尊回山，稟明之後，再作計較。中間一有警兆，便須迅速應付，共支危局，不可貽誤。」

靈雲說完，紫玲等俱都稱善遵命。當下便照先時商定人選配置行事。石奇、趙燕兒二人，自即日起暫停內修坐功，祇是在飛雷洞左近防守，探查敵情，兼爲仙府後洞犄角。前洞洞頂有長眉真人靈符封鎖，原不愁外人闖入。但因昨日芝仙竟能出遊，雖說芝仙善於土遁，能縮形斂迹，通靈幻化，非妖人所能，也不可不防。特命紫玲、若蘭隨時巡視全洞

全崖，以防萬一。除芷仙本領最次，不堪禦敵，在洞內管束于、楊二人與南姑姊弟外，餘人均分班在飛雷捷徑、後洞口外把守，一經發現敵人，便會合石、趙二人，一面迎敵，一面分出一人飛劍傳書。靈雲等雖明知一二日內還不至出事，因爲責重力微，不能不先事演習，如臨大敵一般，以免臨陣着慌。除吳文琪一人原在後洞值班外，餘人俱都各按職掌，領命而去。